

如何以“长公主权倾朝野”为 开头，写一篇故事？

长公主苍虞权倾朝野。

可谁又会知道，他正在用他的男儿身，叫我尽兴尽欢。

老皇帝的陵寝中，我和苍虞在柴房一隅放肆发笑，滚作一团。

「什么时候让我带走你？」事完后，我躺在他的大氅里，被他捏住下巴，问起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。

「我走不掉，你知道的。」我凑上他，细细咬他还没退了红的耳骨，「我要给先皇，守陵。」

「守陵？你守陵？他日日在地下看你白日宣淫，只怕早气得永不超生了。」他眯起眼打量我，「沈鱼雁，你到底是走不掉，还是不想走？」

走不掉？

活人两条腿，哪有走不掉的道理呢？

何况，苍虞是如今南秦真正的掌权者，别说带走一个被人遗忘的太妃，他就是刨了这儿老东西的祖坟，真刨便也就刨了。

「那当然是……」我叼住他的耳垂：「不想走了。」

「你留在这等什么？」

「等一个人，一个男人。」我在他心口画着圈圈，「但，不是你。」

他有些恼，又欺身上来，扼住我的颈脖，却刻意留下让我喘息的余地：「等到之后呢？」

「自然是做我同你做的事了。」我推他的肩，反把他扑倒，
「干吗，苍虞，吃醋了？别这样，我俩都是阴沟里爬出来的腌臢玩意儿，谁又比谁干净呢？」

1

苍虞从被人褻玩的变童，到如今成为只手遮天的长公主，这其中，是史官不敢写也没法写的东西。

第一次见苍虞，是九年前，在荒草萋萋的冷宫里。

那是一具十六岁少年的身子，在腐朽的楼宇中，在凄寒的长空下，清瘦冷峻，散着情欲。还有更多的，是破败与绝望。

他皱巴巴的褻裤上染着新鲜的污血，宛如一个被人玩乐后丢开的布偶，摇摇晃晃地站在梁木后，不冷不热地瞧了我一眼。

他在用悲悯的神色寻找同类，而我不是，他失望了。

第二日夜里，皇帝便来了。

紧跟着，我听到那屋里少年的咒骂，皇帝的狞笑，随之而来的，还有惨叫，有哀号，然后渐隐渐弱，直到变成那少年大口大口的喘息，再到乞求。

我在窗纸上捅了个小洞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我看见皇帝走出来，一旁的公公为他凌乱的衣裳披上外袍。

他心满意足，挂着满足后鄙陋的笑。

想不到，平日里后宫众人都瞧不见的老下流坯子，竟是日日流连在这脏地方，同一个少年风流快活。

这样的事情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在这深夜的冷宫中，重演了一次又一次。

2

终于有一日，划破长夜的叫声倏然变为了皇帝的哀号。

我赶忙凑上那小洞，不一会儿，便看见这老下流坯子跌跌撞撞，狼狈不堪地夺门而出，那屋里也再没了声响。

一宿无眠。

待到天蒙蒙亮，我还是违逆了规矩，仗着冷宫里也没人能看到，摸进了他的屋。

我蹲在他身边，打量着他伏于地上满身青紫，几乎没了气息的身子，摇头叹息后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裙角却被他无力的手勾住。

「救救我……」他说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同他说话，我不是什么好心的人，但我救了他。

之后的几天，老东西都没来，与其说我和这小孩在冷宫相依为命，不如说是我对他悉心照料，总算挽住了他这条命。

他的脑袋软绵绵地枕在我腿上，我用汤匙小勺小勺地喂他喝着水。

「那日，你对那老东西做了什么？」我问。

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只是愤愤道，「可惜没把他的命留在这。」

「他只是将你打成这样？」

「这还不够吗？」他斜眼瞧我，「我就剩一口气，差点死在这。」

「当然不够，他是天子，是九五之尊，你是个什么下贱玩意儿，也配伤他分毫？」

「我若是天子，必先缴了你的舌头，砍了你的手，却不许你死，用细藤抽你的肉，用长针锥你的骨，等你叫都叫不动，只有气进没有气出，再把你丢进饿了三日的野狗林中，让你死后也只配做畜生吃的东西。」

他明显有些不悦，顿了顿，开口只是：「你好毒。」

我摩挲着他冰冷而苍白的面庞：「是吗，那是因为你未曾真受过这些。若你是这天下的主子，你也可以。」

「可以什么？」

「可以这样对你厌恶的人，将他们摘胆剖心，叫他们生不如死。」

少年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：「包括他吗？」

他是谁，我们心意相通。

我点点头：「当然，那个时候，你便能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跪在地上求你赏个痛快。」

他在我怀里蓦地笑了起来。

他以为我在说疯话，但他不知道，我真的在为他谋划那一天。

3

时日久了，他身子一天天好起来，与我的话也更多了些。

我告诉他自己是沈家的小姐沈鱼雁，爹爹是位高权重的江南节度使，阿娘也是江南第一富贾的出身。

可惜我红颜命薄，还是被送进宫里给这将死的老东西充贵人。

说到这儿，我还不忘补充一句：「小孩儿，就算你不愿认，可某种意义上，我俩的确是情敌争宠的关系。」

他又问：「那你为什么进这个地方？」

「进哪儿，冷宫吗？」我嬉笑着咬着指甲，「也没什么，不过是皇后娘娘说，我在戚贵妃的洗脸水里加了些东西。」

「什么东西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我耸耸肩，「反正用完之后滋滋作响，溶了她一层皮，瞎了她一双眼。可怜那曾经的小美人，恐怕以后老东西瞧都不愿再瞧她一眼。」

他咬咬牙：「皇后为何这样诬害你？」

「诬害？」我笑了，我捏住他的脸，左看右看，「你是什么菩萨的心肠，你怎的就知道是旁人陷害我，而不是我真做了呢？」

他不说话了。

良久，他问：「那，你做了吗？」

「当然。」我饶有趣味地观察着他的表情，「皇后那慈悲的作态，给我的药也就够她起几日疹子。可这大好机会，我怎么能放过？」

我咬牙切齿：「我要她，这辈子都没机会翻身。」

他抬眼瞧我，仍是三分好奇，六分感激，只是这回，却多了一分恐惧。

「怎么，怕我？觉得我很疯？」

「没有。」话虽如此，他身子还是抖了抖，「你救了我，是我恩人，我便信，你做什么都自有你的缘由。」

「小孩儿，其实你该怕我。」我捏着他的下颌，迫使他抬头看我，「你信不信，有朝一日，我会给你这世上最美妙的滋味，让你往后的每一刻，都活在害怕失去这种滋味的恐惧中。」

后来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。

我赐他良田千顷珍宝满堂，赠他数不尽的金银和无人比肩的权势，让他站在巅峰，脚下却悬着空。

不仅如此，我更是教会他，如何用身体去取人间的极乐。

不过，也都是后话了。

4

我渐渐知道了关于他的很多事情。

他是宗正府元大人的独子，本名叫元肃。

老东西爱慕元宗正的夫人阮思虞已久，继位之后便一纸诏书意欲强取豪夺。

阮思虞性子刚烈，当场自刎而亡。血溅上诏书，那公公回去复命，老东西看着明黄之上，一片淋漓的触目惊心，当场昏厥过去。

即便如此，这老下流坯子仍不肯作罢，将样貌脾性酷似阮思虞的元肃囚禁于深宫之中，以解思慕之渴。

待到他成人之后，便发生了我在冷宫中看到的那样一幕幕。

恶心至极，令人作呕，真是该他断子绝孙的齷齪。

那天伤人事件之后，老东西便没来过这儿，元肃不悲也不喜。

「这里就像一个笼子，我是断了翅的雏鸟。」他说，「无论他来是不来，我都将永生永世被囚困于此，无法逃脱。」

我看他一眼，又哂笑着收回目光：「你才多大呢小孩儿？以后的事，谁都说不好。」

我指了指前些日子下雨聚成的一洼死水：

「而且，这里不是笼子，你也不是鸟。你我都是池鱼罢了，水是死的，可鱼是活的。终有一日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游起来便能搅动这一汪死水。而更会有那么一天，这天下，都是你的池子。」

他似懂非懂，没再接我话茬儿。

我突然来了兴致，走过去扳他的脑袋，要他看着我：「小孩儿，你想离开冷宫吗？你想让老东西没法子碰你吗？你信我，我有办法。」

「真的吗？」

「当然，我绝不欺你。」

我的确有办法。

三个月后，我从冷宫之中大摇大摆走出去。

又过了三天，我接出了元肃。

或者说，是苍虞。

——是未来南秦只手遮天的长公主，苍虞。

5

我出冷宫，是皇后娘娘保的我，她不保不行，她需要我爹的权势和我娘的钱。

更重要的是，她还是我表姑妈。

所以即便她是如此愤恨，愤恨我的毒辣，我的癫狂。

愤恨到三个月不见，久别重逢后立刻把巴掌狠狠甩在我脸上：

「谁让你自作主张，把戚贵妃弄成那样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拖本宫下了水？你果然是个疯的，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害死本宫，害死沈家！」

「娘娘，娘娘别生气呀。」我眨巴着眼笑嘻嘻地望她，「有件事儿，臣妾想和娘娘说。从前，娘娘不是总奇怪，皇上夜夜都去哪儿，为何总冷落合宫的妃嫔吗……」

她是个聪明人，宫里处处是她的眼线，她怎么可能不知道。

果然，听完我说，皇后没有半分惊讶，只是淡淡道：「你有什么法子，让皇上不去？」

「若没有法子，臣妾又岂敢多嘴？」

我的法子很简单，让皇后先斩后奏下一道旨，说冷宫里那位，是过去某个废妃之子，如今成年，该入皇家族谱。

如此，他便是老东西名义上的儿子，宫里这么多眼睛看着，老东西还敢怎么样？

「儿子？儿子，若是日后和我的泽儿争皇位呢？」听罢我一番耳语，皇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「一个烂货而已，不如，就说是皇上的闺女吧。」

三天后，元肃从冷宫里走出来。

其后，老东西昭告天下，自己有位公主，叫苍虞。

6

可这公主是疯的。

皇宫依旧困着他这条池鱼，好在池子大了些，水也不再脏到污秽不堪，腐蚀着他的鳞片与血肉。

其后的年间里，没有了苍虞和戚贵妃，我疯狂地攫取着老东西的宠爱和抬举。

缠在他那皱巴巴的身子上，我压着恶心求他：「皇上，今年收成这般不好，您就免我爹爹三成的田粮吧。」

「好，好，你这妖精。」他应下后却蓦地悟出什么，捏起我下巴眯起眼睛笑起来，「当年戚贵妃的事儿，如今怎么瞧着，不像你是皇后的刀子，反倒像是皇后被你当刀子给使了？」

「不然，臣妾哪来的机会侍奉您，让您高兴呢。」我笑着又把他扑倒，恨不能折腾得他再短寿两年。

事实上，不只戚贵妃，还有冷宫中的苍虞。

不让他们近不了老东西的身，怎么轮得到我平步青云？

只是，哪怕扶摇直上，距离我心之所想，仍是遥不可及。

我怀不上身孕，老东西不行，皇后娘娘不许。

我于是去寻苍虞，我戏谑地求他：「小孩儿，要不你帮帮我？」

他红着片脸，后缩半步，一言不发。

「今夜亥时四刻，你去西子池畔的凉亭等我，就帮我这一回，好不好？」

见他略有些迟疑，我凑到他耳边：

「你可说过要为我万死不辞。别忘了，小孩儿，若没有我，你现在还在阴沟里发烂，死了都没人管呢。」

7

那日夜里，我们相约的西子池畔，他把皇后嫡出的小太子苍泽推入池中。

看着那小小的身子浮沉呼救，苍虞没有半分怜悯，只是一把抓住他的发髻，将他脑袋死死按在水里。

「等你父皇救你？」苍虞噙着冷笑，是没有心的那种冷，「他是这世上最该千刀万剐的畜生，你和他一样，你是小畜生。」

「小畜生你也不能杀他。」

是我「路过」，救了苍泽。

看着他湿漉漉的身子钻进我怀里，苍虞甩了甩手上的水，睥睨着我：「我有时，甚至想把你一起推下去。」

他舍不得，至少那个时候舍不得，不然，他犯不着豁着这条命帮我——让我成为太子的救命恩人。

为了这事儿，皇后娘娘差点掀了整座皇宫。

她对着老东西一哭二闹，甚至不顾身份以死相逼，大吼大叫，非要老东西把苍虞五马分尸。

我真喜欢看别人发疯的样子，但我更喜欢，看着老东西夜不能寐左右为难。

这下流坯子恶心归恶心，对苍虞居然是真心实意。

他眼看着发妻哭昏过去，看着小儿子高热不醒，仍是力排众议，说太子苍泽是自己不慎落水，与苍虞无关。

至于他心尖尖上的公主苍虞，反正人在眼前不能摸也不能碰，要求严惩苍虞的进言又不绝于耳，老东西便狠狠心，说公主成年，该立府门择佳婿，含泪把苍虞送出了宫。

到了真离开这腌臢地方的那天，我本以为苍虞会决绝离去，却不想他等到了日暮黄昏宫门将闭，才一步三回头出了皇宫。

他在等什么，无人知晓。

这些我也是听旁人所言，我只记得那是个艳阳天，我整日里都和苍泽混在一处。

他来拜会我，谢我的救命之恩。

我说你小小年纪，能拿什么谢我呢。

苍泽拍着寡瘦的胸脯，一双眸子看不到底：「孺子年幼，也是一言九鼎，日后，我定护沈娘娘一生一世无虞无忧。」

「你怎么护我？」我调笑着凑近他，嘴唇差点碰上他的鼻尖，又趁着他脸红前拉开距离，用手掐了一把他的小脸，「我是皇上的人，生杀予夺，你做不了主，他说了才算。」

「那倘若有一日，沈娘娘是我的人了呢？」

他勾起唇梢，鹰隼般的眸子开始发光。

他才不是什么小畜生，他是以后会把这天下攥在手里的君主。

8

那一天来的也不算太晚。

六年后，老东西终于死在了苍虞的剑下。

这么些年间，我拿我爹爹少供奉朝廷的银粮给苍虞招兵买马，拿我阿娘祖上的土地给苍虞屯田练军。

我将富可敌国的家产拱手相送，就为了他最落魄时，我那一句承诺——要给他世间的无上美妙。

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，我爹做的比谁都欢。

原因很简单，疯是会遗传的，我这么疯，是因为我爹也这么疯——他疯了一般地爱慕皇后娘娘。

当年，他这位心爱的小表妹为了权势背弃他，推翻谈好的婚约，嫁给当时的太子，终于在老东西即位之后母仪天下。

如今，他又怎么能让这位皇后娘娘高枕无忧呢。

据说苍虞破了宫门后，寻了大半宫闱，也寻不到我。百无聊赖，他才先去抹老东西的脖子。

他当然寻不到我，因为那会儿，我又在太子的寝殿。

亵衣刚褪去一半，我正露着酥肩呵着情欲，外面的打打杀杀却偏吵得人不得安生。

「你不怕吗？」我停下解苍泽扣子的动作，勾住他脖子，楚楚可怜地凝望着他，「万一，苍虞要杀了你。」

他急不可耐地压倒我，仿佛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刻：「他不会。」

苍泽小小年纪，好深的心思。

苍虞的确不会，一则，他是菩萨心肠，从不殃及池鱼；二则，杀了苍泽，他公主的身份也做不了帝王。何况，他实际上连公主都不算，只是个禁裔，是个下贱坯子。

苍泽叼着我的锁骨，我却偏不让他立时得逞：「不行，现在不行。」

我抵住苍泽的胸膛，六年过去，他已年过弱冠，身子清隽又结实：「太子，我们不急一时。既然苍虞都打进来了，我总得见见他，给自己铺条后路。」

「非得现在见？」

「对。」我笑得清纯，「非得现在见。」

可不非得现在见？

我推开苍泽，抽身下榻。

我就要他得不到，得不到我他才会想着我，才放不下我。

然后，我去找苍虞。

我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看着他把老东西的头当球踢，捡起他脚边那把剑，添了口刃上淋漓的鲜血：「借我用下。」

旋即，我用这把剑杀了我表姑妈——老东西的皇后，我爹爹的白月光，苍泽的亲娘。

我故意拿它在皇后娘娘的肩颈上划出一道道血痕，折磨得她几近崩溃才终于开口：「你叫他什么？」

皇后睁大了眸子，不解其意。

「你叫他烂货！」我笑着问她，「你叫他烂货，对不对？就算他是，你也不能这样说。因为从今以后，他就是这天下的主子，是你家泽儿的主子，而你的泽儿，不过是个傀儡，是被人把玩的玩意儿。至于这世上知道苍虞是烂货的人，就得死。」

我一剑下去，溅了满脸血污。

苍虞用袖子帮我轻轻拭去：「走吧鱼雁，别沾血，你的手别沾血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」

谁说，我要离开这里？

我不仅不要离开，我还早晚有一天，要回到这里翻云覆雨。

那天我第一次见苍泽哭，他抱着他母后噎了气的身体，不住地抖震着双肩，他死死捏着拳，任凭指甲嵌出一道道血痕。

「谁做的？」

无人应答。

既然无人答，一切因果，便记在苍虞头上吧。

老东西不得善终，苍泽登基称帝，却徒有虚名。

长公主苍虞兵力雄厚，权势滔天，自此牢牢把控朝政与天下兵马。

我终于把一切都搞乱了，然后脱身而出，和一众先帝妃嫔远离是非之地去给老东西守陵。

我太爱守陵了，第一次和苍虞云雨，就是在老东西的坟冢前。

他静默地用着力，像是带着无名的愤恨与报复。

「你以前就这样侍奉他？」完事后，我跟散了架一般，他还恨不得将我揉得更碎。

「你不也是。」我笑道。

他要再来一次，罚我这扎心的虎狼之词。

如此三五次，我便腻了。我说：「不如玩些新鲜的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指着脚下这方土：「我们挖了这老东西的尸身，拖他去喂野狗，怎么样？」

苍虞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良久，他叹息道：「你果然是疯的，你救我，也因为你是疯的，而不是你对我……」

我上前揉了揉他一把：「我要不救你，你早被拖去喂了野狗。」

他捉住我的腰，扯着我的头发将我狠狠抵上老东西的碑，我的脸被按在凹进去的碑文上，「你才该被拖去喂野狗，你真是个疯子，我不该遇见你。」

我当然是疯子，疯子才能教会他，什么叫美妙。

这种美妙让苍虞一次次想要带我走，又在我屡屡插科打诨后未果。

直到我终于告诉他，我要等一个人。

10

我等的那个人来找我，已经是老东西驾崩的两年后了。

苍泽长成一个愈发俊朗的少年，面上却多了几分疲惫与阴鸷。

我能理解他的痛苦，甚至十分享受于此。

被人掌控，还是被一个他曾看不起的掌中之物掌控，自然是极不好受的滋味。

我勾着苍泽的脖子，把他引到我曾与苍虞屡屡欢好的柴房。

「我没有一日不在盼你。」我说。

那日我好生装扮，身着素衣，没有一件珠钗首饰，薄薄的唇缺了些血色，直勾勾地盯着他时，满目尽是天可怜见的委屈。

苍泽打量着我，将我剥到酥肩半露，又倏然打住，调笑道：

「当年是沈太妃说不急一时，怎么，轮到太妃等两年，倒像是朕委屈了你？」

他不继续动作，是因为他不是苍虞，不是阴沟里爬出来的烂货。

他嫌这儿脏。

苍泽打横抱起我半露的身子，一脚踢开柴房，不顾侍卫和宫人的注视，一路将我抱进他铺着金丝锦缎的马车里。

他一声令下，马儿开始狂奔，是离开这片陵寝，去往皇宫的方向。

「你要带我走吗？」我问。

他不答，只是探出毒信子在我锁骨间探索，然后一口咬住：

「往后，沈太妃便是朕的人，生杀予夺，尽数是朕说了算。」

事后，马车停在了宫门外。

他比苍虞更蛮横，我被折腾得喘息不止，却仍是迫不及待地掀开明黄的窗帘。

看着外面熟悉的朱墙，果然，一切如我所料，我终究是要回到这个地方。

苍泽一把扳回我的脸，又将我重新摁倒，目光灼灼地盯住我：「你说，我带走你，长公主会如何，他会来向朕要你吗？」

苍泽不是傻子，他耳目众多，自然一早就知道这几年我与苍虞在老东西陵寝中的勾当。

「那日长公主杀进宫中，你说要去寻他，给自己铺条后路，这就是你铺的后路？」他说着掐了一把我的大腿，「用你这身子，承欢他两年，你就只有这一条后路，你真就这么下贱？」

我在心里蔑笑着，他怎的知道，不是苍虞在承欢我呢？

「不然呢，我可不就这么下贱，谁都能分一杯羹。」我委屈巴巴地挤出几滴泪，「长公主以我的性命，胁迫我母家助他。又以我母家安危，逼我同他……」

我说着说着，豆大的泪珠儿一滴滴往下掉，苍泽伸手接住，却并不吃我这套，只冷冷道：「沈太妃，那我们就看看，你在他心里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。」

苍泽把我安置在一个熟悉的地方。

——当年老东西囚禁苍虞的冷宫。

那里依旧肃杀，依旧冷清。

每每入了夜，九五之尊的天子也依旧按时造访，将困于此处的池鱼折磨得奄奄一息。

只不过，从前这条鱼是苍虞，如今是我。

苍泽残虐地索取着我的身子，留下一片触目惊心的伤痕。

「朕都知道，你做的事，你布的局。」他任凭我浑身散架一般伏在沾了血污的床榻上，我也任凭他抓着我的头发，提起我毫无生机的脑袋，「朕都能忍，谁让你是疯的呢？可为什么，你偏偏要杀了朕的母后？为什么，你偏偏要帮苍虞？」

「不然帮你吗？你这个……」我一字一顿，说着当年苍虞把他脑袋按进水里时对他的称谓，「小畜生？」

苍泽笑了，笑完之后甩我一巴掌，打得我头晕目眩。

他扬长而去，三日都不曾来。

后来我听说，苍泽一把火烧了老东西陵寝的柴房，逼着那些先帝的妃嫔纷纷殉葬。

苍虞去找我，却看到人去楼空的一片废墟。

我还听说他疯了一样找我，可这一次，他是真的扑了空。

我被关在冷宫里，对着四四方方的天，看着淅淅沥沥的雨，不知过了多少时日，苍泽还是来了：「他愿交出十万兵符，只求朕把你还给他。」

「不要，不要把我交出去。」我坐在滴着雨的檐下，晃着一双腿，「我哪都不想去。」

「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沈鱼雁？」终于，我感觉苍泽也快要被我逼到发疯，他狠狠地晃着我的肩，「你告诉朕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说着说着，他语气突然软下来，甚至蹲下身子，无限柔情地仰视着我：「你爹是朕的表亲，有权有势，你应该比谁都希望朕得势。可为什么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帮一个玩物，为什么非要把这一切都搅乱到不可收拾……」

「因为你是……」我眸子冷下来，「小畜生。」

我冷笑着：「你爹娘是老畜生，你是小畜生，都该死。皇上，你知道被人生剥了皮是什么滋味吗，你知道被人剩下一口气扔进野狗林，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蚕食是什么滋味吗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可我知道。」

这次他没再打我。

他听不懂我的话，他只觉得我疯了，他觉得我不可理喻，觉得不该招惹上我这个疯魔之人。

可他又馋我，馋我身子也好，馋我疯魔也罢，总之他欲罢不能。

我满意地打量着他怨愤又无奈的神情，继续笑嘻嘻地晃着脚：「皇上，你可不能把我交给他。」

我凑上他的耳垂，「我有孕了，是你的龙子。」

12

苍虞上请多次，一回回加大手中的筹码，仍是求不得我。

苍泽问我为什么不一早同苍虞离开，宁愿落得如今的下场。

我嬉笑着答他：「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呀。」

我轻轻在他唇边落了一个吻，「和苍虞走有什么好，顶天了做他的金屋藏娇。但等到你，等到这个孩子，我就能做皇后，以后做太后。我甚至能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把皇位据为己有。」

苍泽饶有兴趣地看着我：「那朕看看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」

打从我说自己有孕之后，苍泽便将我从冷宫接了出去，安置在关雎殿内，对我百般照料。

他放不下我，我知道，至少此刻，在他眼中，我抵得过苍虞拱手相送的百万兵符。

被放出来，我手又痒了，夜里容妃招他去，我隔日就在容妃的洗脸水里加上当年的药，也要了她一层脸皮。

「你怎么就这一个招式？」苍泽讥讽我，「这么多年了，还在用。」

「有用就行。」我咬着他耳朵说，「你听着，这宫里，除了我的肚子，旁人的都不能有动静。只有我的孩子，能做未来的天子，谁和他争，谁就得死。」

苍泽笑着，一言不发。

他喜欢我，迷恋我，因为我是他的同类。

老东西在时，我把他身边与我争宠之人一一铲除，正如当年，尚且年幼的苍泽也把与他争皇位的兄弟一一弄死。

甚至包括他一母所出的亲哥哥，他同样下得去手。

如果可以，他也会一早除掉苍虞，可惜老东西看得太紧了，他寻不到一丝机会。

我摸着日益显现的肚子，问苍泽：「你说，我狼心狗肺，你猪狗不如，以后你和我的孩子，得多不是人？」

「最好真的是你和我的孩子。」他说。

13

苍虞终于发现求是求不来我的，他一次次在朝堂上给苍泽施压，最后干脆趁着夜色围了皇宫。

苍泽在城楼上居高临下看着他：「长公主终于要弑君谋逆了？」

他不想谋逆，要想他早想了，他出生名门，哪怕他恨惨了老东西，也没有伤了老东西的体面，伤了帝王家的根基。

「皇上知道臣要什么。」苍虞手中的箭对准了城楼之上。

「知道，当然知道。」说完苍泽推出我，他摀住我的头，为了让苍虞看得真切，「许久不见，看来长公主当真是很想沈太妃，也很想带走沈太妃啊。」

苍泽突然笑起来，越笑越癫狂，也越笑越狰狞：「那就用你手上的箭射穿她的脖子，只要她死，朕就把她还给你。」

我冷着一双眼看城下的苍虞，他风尘仆仆，一身倦意，满面却是凜然的杀机。

我笑得肆意，故意大着声，好让这两个男人尽收耳中：「一尸两命，皇上怎么还是这样狠的心？」

苍泽不加理会，手下更是用力：「怎么，长公主下不了手，狠不了心？那，要不朕帮帮你？反正她肚子里也是朕的孩子，不用烦长公主心疼。」

他说着从一旁侍卫的箭筒中取出一支，抵上我的后颈：「朕蒙受长公主『辅佐』已久，如今，是时候报还一二。」

「皇上，太妃到底是先皇的人。」苍虞咬着牙，与我的笑意盈盈截然不同。

我自是笃定，苍泽是舍不得杀我的。

他如此不过是要给权倾朝野的长公主看，你瞧，你虽制压我，把控我，凌驾我，但你奉为瑰宝的女人，偏偏在我眼中命如草芥。你视她越高贵，我要她越低贱。

他可怜巴巴地品尝着这少得可怜的快乐——一种天真的、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。

「呵。」我发着笑。

苍泽厌恶我唇边溢出的，怜悯他的冷哼。

他报复般地当着苍虞面将我剥了外袍，紧跟着还要撕我亵衣，全然不顾众目睽睽——他就是要羞辱我。

「皇上，给沈太妃，也给自己留些颜面吧。」苍虞低下头，似是不忍也不愿看到这一幕。

「长公主逼宫，就给朕留了颜面？」

衣服撕碎的声音。

即便是夹杂在城楼下战马的盘桓踏步中，依旧显得格外刺耳。

而我此时，竟是有些厌倦，想快点结束这个游戏了。

更迫切的，是我想到了下一场游戏。

「你真是个疯子。」我厌弃地扭过头，一口唾沫啐在苍泽脸上，「小畜生，舍不得我，还作践我。你和你爹娘一样无耻，一样下作！」

言罢，我一把推开他，爬上并不高的城墙，勾起唇梢。

犯不着他演给苍虞看，不是想杀我吗，我自己死给他看就是了。我倒要看看，痛的是谁的心。

茫茫夜色中，我纵身一跃，城楼下的苍虞扯动了缰绳……

14

再次睁开眼，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——长公主府，我初次到访。

苍虞垂着只断手守在我塌前，我记得我跳下去，是他接住了我。

我慌忙地摸肚子。

「在。」他立刻会意，「你的孩子，他无碍。」

「我的孩子？」我来了兴致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恶心人的机会，「我一个人又生不了孩子，苍虞，你猜他爹是谁？」

苍虞面上泛起一阵不自在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一早想问，却始终把那句发问憋在肺腑间。

「放心吧，自然不是你。」

我捂着嘴，笑得肩膀一抖一抖，「怎么？失望吗，还是庆幸？没办法苍虞，我的孩子，他必须得是皇子，得是苍泽的龙裔。他要继承大统，要这天下无人敢欺。」

我目光一转，楚楚可怜地扯起他的袖子：「苍虞，你要帮我，帮我让他登上皇位……」

「你真是疯的沈鱼雁！」他再也忍不了，站起身甩开我，质问道和皇上如出一辙的话，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，你把一切搅乱，把一切颠倒。你让我撼动皇室的权利，让我扼住皇上的咽喉，却又不惜一切去到他的身边，怀上他的孩子。沈鱼雁，我不懂你，我真的不懂你到底在做什么！你在做什么？」

「你不用懂，你什么都不用懂。」我掐住他的下巴，享受着这种控制感，「你只要记着，你也好，苍泽也罢，都不过是供我取悦的玩物，供我登上权力之巅的垫脚石。」

我凑到他耳边：「对了，我之所以跳下来，不是为了落入你的怀。不过是想看看身后苍泽伸出的手和惊慌的呐喊，看看眼前你奋不顾身的救赎和对失去我的恐惧。这不过是场游戏，是我取乐的法子，你以为你权倾朝野，他以为他九五之尊，其实，都是掌中之物罢了。」

苍虞再也忍不了了，他饱含深情的双目开始冷却，最终淡淡地笑了：「是了，早从初遇，我便知你是疯的。」

半晌，他添上一句：「我和皇上，才是你的池鱼。」

我闻言癫狂地笑着，双手不忘紧紧护着小腹。

是啊，这世上的一切，在我眼中都是予取予夺的草芥，却唯有这个孩子，是我的一心一意，我的倾其所有。

15

长公主围了皇宫，沈太妃跳了城楼，这些事儿就像隐没在了那天的夜色中，从没发生过一样。

苍泽不追究，苍虞也不提及。

他只是好好照料着我，对我的要求百依百顺，对我的疯话充耳不闻。

我没来由地讨厌他恼怒后的平静，就更要刺激他：「你可别心存什么幻想。」

「我能存什么幻想。」苍虞不冷不热地开口，吹凉了一池汤药，「乖，喝了吧，特意加了蜂蜜，没昨儿那么苦了。」

我乖乖地把嘴凑过去：「你千万别想着，这孩子能是你的。」

喝完，我又靠下去，转着手中雕了凤纹的戒指玩，「苍虞，不会是你的，我敢这么说，便是有十分的把握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他又吹凉下一勺，「来，张嘴。」

哼，不怕我这张嘴说不出诛心的话儿。

「过去我俩每每欢好，我都会服下避孕的汤药，唯独与苍泽那一次……我就是唯恐啊，最后怀上的不是他的孩子。」

果然，「啪」，他手中乘着汤药的碗应声而落。

我满意地抬起唇角。

苍虞的喉结不自然地滚动，半晌，他拾起地上的碎片：「我再去给你重新乘一碗。」

看着他离开的身影，我竟是不自觉有了三分怜悯。

我没骗他，我确确实实是这般做的。

16

我养胎的时候，时不时听见一些宫里的消息。

说是天气转凉，后宫一众妃嫔纷纷病倒。又说皇上正值盛年，却膝下无子。

在长公主耳边吹风的是钦天监，他说这些都是不祥之兆，当今皇上无福，只怕没有皇储，最后南秦的天下还是要落入长公主的手中……

苍虞不说话，只咳了两声。

他不亲自见人，即便是宾客也都隔着帘幔，来说得多，他往往只寥寥数语，甚至一言不发。

钦天监走后，我哂笑着走出来：「哪这么夸张？不过是我在后宫的井里，下了些东西罢了。省的那些女人肚子争气，叫我烦心。」

苍虞一把捉住我的手，举到面前：「你这双手，到底还要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？」

「现在嫌我伤天害理了？」不仅不抽出来，我还一把反握住他，细细揉捏着，「苍虞，那你用我娘的金银招兵买马上下打点，用我爹的地位挟势弄权只手遮天的时候，怎么不嫌我的手脏？又怎么不嫌，你这双手与我同流合污呢？」

他抽出来，不答我。

曾经，我们两颗复仇的心滚烫得撞击在一起，于是狼狈为奸，党豺为虐。

可苍虞的恨，从割下老东西头颅之事便作罢了。

我的恨，却要到焚毁一切，方肯罢休……

17

我和苍泽的孩子，是在第二年开春时出生的。

我像是早有预见，一遍遍叮嘱产婆，若真有三长两短，务必护住孩子要紧。

请了那么多大夫，都说我胎位正，身子强，定会万事顺遂，唯独我自己十分坚信，这回是在劫难逃。

我还哀求苍虞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真的就是哀求。

我第一次如此卑贱地主动匍在他脚边，仰着头求他：

「苍虞，你诺我，我若过不了此劫，你定不遗余力，护我和苍泽的孩子周全，助他登上皇位，辅佐他，拥戴他，且绝无二心，永世俯首为臣。」

「我为什么答应你？」他甩袖站起，沉声道，「我为你寻最好的产婆，用最好的汤药，你必定不会有丝毫差池。至于你自己的孩子，自己好生护着。」

话虽如此，瞧得出，他还是恐惧。

我听府上的人说，长公主一早便四处问询这女子的产子之事，听闻腰上鬼门关走一遭后，他忧心忡忡许久，不仅早不远千里请来了传闻无一败绩的接生婆，就连日日喂我的药，都是遍寻名医所获。

真到了生产那日，苍虞守在我屋外，听着里面一声声叫得凄厉。

「姑娘难产了，血出了好多，瞧着也不知能不能熬得过。」里面的丫头出去说予苍虞。

他恨恼地将拳头砸在门框上，留下一个兀然的深坑。

我只觉得这一幕如此陌生，又如此熟悉。

曾经我也生产过，同样的撕心裂肺，昏天黑地，却没有一个人，为我而揪心。

18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，再次睁眼，仿佛大梦初醒。

我大叫着坐起来，周身是淋漓的汗。

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我被剥了皮挖了肉，被折磨到瞧不出人样，匍匐在荒野之中等死，有一个少年驻足我身边，我用最后的气力举起血肉模糊的手，拉扯住他的衣袂。

「帮帮我……」我用嘴型求求他，哪怕我此刻说不出一个字。

一如当年我在冷宫之中，和苍虞……或者说，和元肃的初遇。

那个帮我的少年也是这般，清冷而残破。

他会意地从怀中抽出匕首，不假思索刺进我的胸膛。

我感念他，那一世，我为人所误，一无所有，许多人暗害我、利用我、欺瞒我、糟蹋我，最后还把我作践到这步田地。

却唯独那个少年，赐了我一丝恩惠——在我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时给了我一个痛快。

哪怕他和我一样，卑贱而不堪，人生海海，却被旁人掌控并玩弄，究其一生，握不住自己的命。

鲜血从我胸膛中喷涌而出，我很想告诉他，若有来世，换我救你，但我说不出话，我的生命被抽干了。

这个梦，我已经很多年未再做过。

醒来时，过去这九年光景在我脑中匆匆走了一遭，像是濒死前的回顾。

我茫然四顾，却突然想起什么，疯了一样地找我的孩子。

乳娘把他抱来，我急不可耐地细细看他，直到确定了眉间那颗水滴状的红痣。

「是他，真的是他……」我欣喜若狂，掩面而泣，「我的孩子，我和苍泽的孩子。」

苍虞听着我的疯话，不问也不扰，他吩咐人好好照顾我，推门而离。

19

到了下午，宫里又来了人，说要接我回去。

我昏的这些时日，宫里的人来了好几趟，还送了老东西都舍不得拿出来的千年山参，一碗一碗地吊着我的命。

苍虞和苍泽斗了这些年，两边都有彼此的眼线，我产子的事儿传去宫里，一点也不稀奇。

「你叫我什么？」我问那长得跟老狐狸似的太监。

「奴才称您贵妃娘娘。」那人毕恭毕敬，「娘娘有福，皇上要封娘娘为贵妃，坐镇六宫之首。从此，过往的事儿，与先皇的也好，与长公主的也罢，都一概不究了。」

「你又叫他什么？」我小心地抱着怀里的心肝宝贝。

「您是贵妃，您诞下的龙裔，自然是大皇子。」

「呸！」我啐道，「谁是贵妃？谁是大皇子？」

苍虞见状，以为我不愿离了公主府，竟是偷偷释了口气。

啐这老太监不过瘾，我还一脚踹上他的心口，将他踢翻在地：

「你且回了皇上，若要我回宫，让他亲自八抬大轿来接。若要皇子回宫，让他带了立储的诏书来讨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请我？」

人说生孩子是鬼门关走一遭，我这一趟难产，却是在鬼门关的反复横跳。

那一脚，仿佛用尽了我全部气力。

宫里的人走后，我面色惨白地瘫在榻上，不自觉颤抖的双臂连抱住孩子都十分艰难。

苍虞从我怀里接走他，小心地扶我躺下：「你当真，还要回去那个地方，回去他身边？」

「我说我爱他，我爱苍泽，前世今生，非他不可，你信吗？」
我勾着他的脖子，看着他难堪的神色，得逞般地笑起来，「或者你求我，求我留下来，我考虑考虑。」

「我求你，我求你沈鱼雁。」他盯着我，「我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天天这般发疯，这般糟蹋自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」

呵，真无趣，总是纠缠于这样的问题。

我推开他，声音冰冷：「我乏了，你去吧。」

20

苍泽真的来接我了，带着价值连城的几车珠宝玉器。

我依旧缠绵病榻，却穿金戴银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等他来娶。

见着人，我斜倚着，不参拜也不下榻：「这些是什么，聘礼？」

「不然呢，是陪葬吗？」苍泽狞笑着抬起我下巴，「朕倒是确实是错在，没早杀了你。」

「那是你不知道，你早就杀过我了一回。」我面露凶光。

苍泽愣了一下，旋即低下头轻笑，不过是又一句不能当真的疯话罢了。

「苍泽，我赌你舍不得我死。曾经，你视我为草芥，可今世，你绝对舍我不下。」这鬼门关散完步之后，我身子真是不大好，才说了没几句，已是又咳又喘。

我缓了缓，续道：「你迷恋我，因为这世上，我和你最是相像。你也需要我，我若死了，苍虞无牵无挂，必然反了你，要你给我陪葬。有个大活人与我在地下活色生香，不比你这几车死物陪葬来得快活？」

他不说话，算是默认。

「我走不动，苍泽。」我撒着娇，「我挪不进你的八抬大轿。」

他走至我身边，一把抱起我。

「轻些。」我掐他，嗔怪他的蛮横。

「你不配轻些。」他说。

苍泽同我打情骂俏这些，苍虞看不见。

也许是为了躲开这一幕，他一早以出征作战为由，离了长公主府。

可他不知道，等他回来之际，便只剩风风云开阖后的满目狼藉……

我回宫之后，苍泽依旧拼命地索取我。

可他又像是变了个人，待我不再像是待冷宫中下贱的沈太妃，竟像是……像是待他的妻子。

他说要请礼部给我们的孩子拟名，熬至通宵对着那几个字看起来看去。

最后，他亲自从古书中圈了个「怀」字，合上辈分，叫苍绍怀。

过去我竟不知，我的孩子，也配有个名姓。

「古人云，『朗朗如日月之入怀』，我们的孩子，是日月入怀的贵子。」苍泽甚是满意。

「入怀？日月入怀？」我一丝不挂地缩在被子里，蒙着大战一场之后的一层汗，哈哈大笑地揶揄，「你以为，这天上的日月和你一样脏，愿意往陵寝的柴房跑，往阴冷的冷宫窜，往一个烂货的肚子里钻？」

「你说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！你说谁脏呢？」他恼了，褪了外衣，窜进我的被窝，搅得我一阵阵发笑，连着一串串尖叫。

苍泽其实很喜欢绍怀。

他时不时盯着绍怀，说这真的是我的孩子吗？

然后又在更多时候对他爱不释手，说他鼻子像自己，眼睛也像自己，就连眉间这颗朱砂痣，都和自己一脉相承。

我冷言：「无情痣，长大和你一样，是无情之人。」

「也像你，鱼雁。」他把我拉过去，「尖耳，淡眉，没有心的面相。一看就是我俩的孩子。」

怎么听都像是骂人的话。

也许是怕我再向他的后宫下毒手吧，苍泽干脆流连在我这儿，别的女子碰也不碰，别的宫殿去也不去。

「也给我放个假吧，求求了。」日子久了，我又大病初愈，实在受不住折腾，求着把他往外撵。

「不行，沈鱼雁，不行，受不住你也得受着。」

「真不行了，你不懂，生孩子那一遭有多伤人元气。」我摆着手。

苍泽声音软下来：「真不行了？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那我只陪着你，我不碰你。」

他说到做到。

夜里，我觉着身上有什么动静。

微微睁开一丝眼，只见苍泽正轻轻帮我揉着我总是唤痛的小腹。

我狠狠咬着牙，呵，装什么郎情妾意呢，还差点以为我俩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了。

22

苍虞此次边境之征去了很久，临走前，我曾日日在长公主府缠着他，让他抱我去庭院中晒太阳，给我说市井中的故事，还一遍遍叹息，遗憾没真挖了老东西的坟。

我还喜欢抱着绍怀在他面前晃：「你看，漂亮吗，可爱吗。你看，我的孩子，他真像苍泽，他哭得真亮堂。」

苍虞却说：「他真无辜。」

苍虞没说出口的后半句：「可惜了，又要把我们家祖传的发疯承给这娃娃了。」

每每此时我就先恼了，把参汤扬掉，用瓷碗砸他。

最后生生砸跑了苍虞，他说反正宫里不日就有人来接，就不因为我耽误公事，他要去边境走一趟，亲自坐镇一方战事。

我拉扯着他不让他走，态度软下来求他：「苍虞，你别走。你喜欢孩子吗，若有来世，我也给你生一个。」

「若有来世……」

「怎样？」我饶有趣味地盯着他。

「若有来世，别救我。」

「什么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，别救我。」

不知为何，短短三个字，像是瞬间击溃了我。

我松开手，木讷地看着他离开，怀中的孩子啼哭不止，人世间却像突然被静了音，一片寂寥，一片荒芜，一片空虚。

苍虞还是走了，我想过我们有一万种告别的方式，唯独没想到最后是以他的决然背影，和这三个字。

再后来我就回了宫。

说实话，也许是太自在了，我在宫里常常都想不起苍虞，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绍怀身上。

可苍泽偏偏爱质问我，是不是念着他，念着另一个男人。

他还半是玩笑半是试探和我说：「你若真放他不下，我砍了他脑袋，送给你，日日陪你便是了。」

「你敢，你敢我杀了你。」我冷笑一声，「何况，你若真有这本事这胆量，你早做了。你不敢，顶了天你暗杀苍虞，可他一死，他下面的人，他安插在这皇宫里的人，难道能放过你不成？你想寻死便去死，只是别连累我的孩子。」

被我戳破，他也并不尴尬：「我若死了，就留一纸遗诏，封你做皇后，让你给我陪葬。」

「呸，谁稀罕似的。」我说，「别拖着，我要等怀儿长大呢。」

23

可我其实，等不到那一天的，我知道。

我一早知道。

我的身子一日比一日不好，苍泽用尽一切法子养着我。

见我每日依旧恹恹，他捏着我的脸，一半讥讽一半哀求：「别这样沈鱼雁，你不作妖，朕浑身难受。」

「有病。」我骂他。

他问下去：「如何你才开心一些？」

是啊，瞧我如今，竟是连乐子都懒得寻了。

他试探道：「倘若，朕把长公主寻来呢，你想见见他吗？」

「不想，我干吗要见旁的男人。」我摇头，「小畜生，我心里只有你，只想和你在一处。」

苍泽笑了，笑得苦涩，笑得悲悯。

我躺在床上，掐着他的下巴，叹了口气：「唉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我反倒下不去手拉你一同下地狱去了。我原本还想着，

要和你永不超生，在油锅里、在刀山上，继续和你纠缠不休，和你相爱相杀。」

「你若死了，朕给你陪葬，陪你一起下地狱去。」

「好啊，一言为定。」我笑着。

关于让苍泽和我一起下地狱这件事，我预谋已久。

可怎么现在，我反而想看看，待我死后，苍泽要如何痛，又如何恨呢？

24

冬日里，我身子愈发不行了，还偏偏爱一个人往外跑。

苍泽看不住我，也追不上我。

直到有一日，我在西子池旁，被一个不知哪儿跑出来的面目全非的女人推了一把，踉踉跄跄地跌进了寒冬的一汪冰水里。

彻骨的冷裹挟住我，那一瞬间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条鱼，翻云覆雨，却始终逃不出这一方水池。

我被救上来之后，原本就不好的身子雪上加霜，我开始高热不退。

苍泽大怒，他绑来那女人。

我们都认不出那张可怖的脸皮之下，是谁的真容。

直到这女人自己说出来，她是容妃，是被我毁了一层脸皮的容妃。

「你想她怎么死？」苍泽问我。

「推也推了，仇也报了，让她放下吧，好好过下半生。」我突然想起什么，「对了，还有那戚太妃，亦是如此……」

苍泽突然愣住了，也许是觉得面前的我和他相识的判若两人。

沈鱼雁本该是这世上最锱铢必较，最丧心病狂之人，有朝一日竟说出这番话，真是鱼儿在天上飞，大雁在水中游的奇景。

「人之将死，还是少做些恶吧。」我冲他伸出一双手，「苍泽，我好冷，你抱抱我……」

我不停往他怀里更深处缩：「苍泽，我最怕冷了，人说地狱的第八层，是冰山，到了那儿，你要多抱抱我，别让我受了冻……」

25

无论太医院用什么药，我的高烧就是不见好。

最严重的时候，我甚至脑子都迷糊起来，拉着苍泽撒娇说：「我要去冷宫里住。」

他自然是不许的，将我的被子按按好，吩咐人又多添了些炭火，抓着我的手道：「冷宫阴湿，你去了那种地方，还怎么照顾我们的怀儿？」

「怀儿是谁？」

他一愣，耐心道：「是我们的孩子。」

「他不是死了吗？」我一脸蒙。

苍泽叹息：「你是真烧糊涂了。」

「真的，他死了，我亲眼看着的……」我指着她，「你举起他，把他摔死在地上。」

「怎么可能，怎么会？」苍泽柔声，「我怎么舍得？」

他舍得的，他真的舍得。

我恍恍惚惚地看四周，这是哪儿？

哦，是皇宫，我还是没逃出皇宫。

「我是谁？」我又问。

「你是沈鱼雁，是太子的生母，是朕的女人。」

「你说，我是你的女人？」

「对，你就是死了，也是朕的女人。」

「你说什么笑呢？」我摩挲着他的脸，「不是你下令，将我处以极刑吗？」

苍泽越来越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他紧紧抱着我，仿佛害怕一松手人就没了似的。

我轻轻问：「苍泽，你相信，人有前生吗……不对，是同样的一段人生，还有重新再走一遍的机会……」

「我信，你说我就信。」他不住点头。

「倘若再走一遍，也不会有更好的路了。」我兀自吟道，「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开花落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……」

言罢，我蓦地拔出发间的簪子，狠狠刺进苍泽的心口。

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他也太笃信了，笃信我爱他，爱权势，笃信我不会对他下手。

可是他不知道，我若只为复仇而来，又怎会被虚渺的温存遮了眼呢？

只是，便宜他了。

「你说我死后，你给我陪葬。」我贴着他的耳，「我不信你，我只信我自己。」

看着他一点点没了气息，我拔出他胸口的簪子，扎进了自己的心窝。

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告诉他，我为何恨他如斯，我也没有告诉他，我曾经走过一遍怎样的路。

因为我很怕，怕他告诉我那一切都过去了，都是一场梦。

然后他抱抱我。

他抱抱我，我若抵不住，心就软了……

一片血色蒙了我的眼，我念完那后半句：「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待到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……」

26

苍虞又找不到沈鱼雁了。

说不上来这是第几次。

当年他被先皇送出宫，那日他从日出等到黄昏，沈鱼雁在与苍泽厮混。

后来他举兵杀入皇宫，比起手刃老皇帝，他更想见见她，可她又在与苍泽厮混。

再后来，在老皇帝的陵寝，他翻了底朝天，恨不能刨了所有的土，荡平延绵的山，最后他认命了。

沈鱼雁就是走了，她不在这里，她等到了她要等的人。

历时两载，苍虞终于结束了边境的叛乱，纵是凯旋的欣喜，依旧掩不住无名的怅然。

他曾有意让这场恶战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省得回去，省得再找她不到。

越怕什么越来什么，他回到皇宫，雕栏玉砌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

有纷纷跪拜的朝臣，有嗷嗷待哺的娃娃，唯独没有他要找的人。

「你叫我什么？」对着面前这个两岁的孩子，苍虞不可思议地发问。

「阿爹。」小娃娃奶声奶气。

「谁教你这么叫？」

「阿娘。」

「谁是你阿娘？」

「就是……阿娘。」

苍虞抱起小太子：「好，你说我是阿爹，往后，我就是你阿爹……」

他默默地念叨着，是那年沈鱼雁求他的话，一遍一遍：

「我定不遗余力，护你和苍泽的孩子周全，助他登上皇位，辅佐他，拥戴他，且绝无二心，永世俯首为臣……永世俯首为臣……」

史书里说，南秦的皇帝苍泽薨逝，贵妃沈氏殉死，循皇上生前未发的懿旨，尊贵妃沈氏为皇后，合葬于陵寝。

年仅两岁的太子苍绍怀即位，长公主苍虞执政。

其后，南秦一片海晏河清，国富民安。

十六载后，权倾朝野多年的长公主苍虞还政于帝，再不知去处。

其实，去哪儿不是一样呢？

苟活一世，天地为桎，终是池鱼罢了。

而这盛世，终是如那个疯女人所愿了。

前传 似是故人来

1

我在皇后屋外跪了两个时辰。

入宫三年，无宠，也无用。

皇后娘娘吩咐我给最得圣宠的戚贵妃下药，好让她在祭天之日面泛红疹，再被钦天监说成不祥之兆，以此离间皇上对她疏远。

可我下不了手，我不敢。

枉为权贵之女，皇后表亲，我不过区区一位贵人，皇上的面都没怎么见过，哪里还胆敢在背后做这些坏事情。

我哆哆嗦嗦，还没下手，先当着戚贵妃的面，药粉撒了一地。

我只得匆忙跪拜，落荒而逃，跪在皇后处谢罪。

「没用的东西，皇后让你滚回去。」

不知跪了多久，里屋终于出来一个嬷嬷，牵着位皇子。

小小的少年周身凌人的贵气，从我身边路过，居高临下睥睨我一眼，满目尽是厌弃与不屑。

他是当今太子，苍泽。

而某种意义上，他也是我沾亲带故的表弟。

2

我不下药，架不住戚贵妃自己演一出苦肉计。

她拾起我撒了一地的药粉，给自己用了三成计量。

非但毫发无伤，在皇上面前博了个怜悯，还搅得皇上下不了她的床。

她哭着求他严惩加害自己的皇后娘娘。

老东西哪受得了这梨花带雨，穿好裤子就去找皇后兴师问罪。

「是臣妾治理后宫不严。」皇后避重就轻，然后把我交了出去，「所幸，戚贵妃也没真伤着哪儿，就罚沈贵人禁足三个月，再撤了绿头牌吧。」

我哪里怕禁足呢，禁不禁，于我又有何分别？

禁足是由头，皇后娘娘不过是想剥夺我侍寝的资格，如此分不了她的宠，只做为了活着指哪打哪的刀。

3

那三个月，可能已经是最无忧的一段时光了。

皇后娘娘心情一向不好，除了戚贵妃，据说冷宫里还有一位不知名的人物，引得老东西终日流连忘返。

后宫里的人嚼着舌根：「听闻，还是个男子。」

一旁的宫女惊愕地捂住嘴：「男人也可以？」

「当然……」她在人堆里小声说笑着，那是个宫女抬上来的美人，比我更是低贱不少。

「什么下流坯子，在这里说这些？」蓦地，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声扬起，众人做鸟兽散。

我瞧去，是苍泽。

他倨傲地立于人群外，头微微一侧，立刻上来几个人，制住那位美人。

「拔了她舌头。」他下令。

「你怎么敢？」

「区区一个贱婢，本宫纵是五马分尸了你，又如何？」

旋即，刺啦一声，原本的能说会道的一张小嘴里，只剩腥臭的血窟窿。

她惊叫着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血滴到我裙子上，苍泽走过来，按住我的肩，他那会儿才刚刚与我一般高。

他的手心温暖而有力，像是一下子点活了我惊恐到僵直的身体。

「沈娘娘是什么人，该自重着些，别与这些下贱的坯子为伍。」他凑在我耳边，暧昧地呵出一丝气息。

那一夜，我辗转难眠。

我不知道，让我心潮澎湃的，究竟是苍泽，还是那股子权势的血腥味。

4

我忘了是从什么时候被这种暧昧征服，开始和苍泽厮混在一处。

毕竟太久远了，真的太久远。这一世的脑子，很难将前世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理清。

但我记得那些日夜，他初初成人，用他的高贵与自私将我征服，然后与我尝着禁果的一晌又一晌贪欢。

我无宠，又被撤了绿头牌，是这宫里最无足轻重的人。只有和苍泽在一起时，才能感受到自己隐隐约约的存在。

为此，每每在床榻之间，我不由自主在他耳畔念叨着我爱他。

某一日他突然翻身，将我摁于身下，目光灼灼地盯住我：「你说你爱我，那你愿为我做什么？」

「你是太子，要什么不能得，还需要我为你去做吗？」

「要，有些事太脏了，我的手碰不了。」

他确定自己完整地把控了我的心，便开始攫取我的价值。

苍泽要的无非是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儿。

皇后虽是皇后，却并不入老东西的眼，且是个继后，先皇后同样留有子嗣。

如今后宫佳丽三千就不说了，就连冷宫藏着的那位，都是个心头大患。

这样看来，苍泽的太子之位，也必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妥。

「将他们一一除掉，我才能牢牢掌控这天下。」

他一开口，就是狼崽子独有的野心。

「沈娘娘，我活，你才能活。你要帮我。」

5

其后的几年，我帮他做了数不尽的腌臢事儿。

我本身就不得宠也不争宠，一来二去，事情越办越利索，也甚少有人怀疑到我头上。

直到春猎那日，在一片密林中，我趁乱偷来他五哥的箭，再射穿他十三弟的胸膛。

我去看十三皇子死透了没的时候，那小小的孩子却突然抓着我的脚踝，鲜血从他喉头向外涌着，他拼了最后一口气和我说：
「太子弑兄杀弟，往后，难道就能容得了你？」

我蹲下身，凑在他耳边说：「你只消记得，是他杀了你。地狱之中，别喊我的名。」

说完，我不可遏制地打了个哆嗦。

一箭双雕，这事儿做得无比漂亮，深得皇后母子的心。

那晚，苍泽从背后环住我的腰，将脑袋在我颈脖间不断摩梭，明显无比满意。

「鱼雁。」他说着说烂了的诺言，「他日我登基为帝，自是不会忘怀你的好处。」

可那一刻，我却是笑也笑不出来。

我好恨，恨没有割了他十三弟的舌头，叫他说不出那番我一直努力逃避的话。

「太子。」我转过身，捧住他的脸，「我有孕了。」

他眼中明灭了一下，继而泛起的，是展露无疑的兴奋与算计。

可很快，他就笑了，恢复一如往常的无限柔情：「生下来，鱼雁。他不会有事，你也不会的。」

6

我多年不曾被皇帝宠幸，如何有孕呢？

于是，为了不牵扯出苍泽，皇后瞒下我身孕一事，迫不及待给我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将我打入了冷宫。

冷宫人烟罕至，没有人侍奉，也没有人管我死活，在此处掩人耳目最是合适。

进冷宫之前，皇后亲自来宣旨，并不忘嘱托我一句：「你全家的性命，都在你身上了。」

言下之意，我仍是他们母子的一枚棋子，可以弃我这枚车，必须保他们母子的帅。

我无所谓，去哪都好，至少在那个时候，我还心存一丝侥幸，以为苍泽是为我和骨肉考虑，他待我的真心，如我待他一般。

为此，我掩耳盗铃地无视掉种种蛛丝马迹，无视掉他昭然若揭的狼子野心。

冷宫中，我第一次见元肃。

我想到苍泽对我的交代：「父皇身子一天天不行了，他有意给元肃皇子的身份。可你知道，我容不得他，母后也容不得他。」

「所以呢？」我明知故问，「所以你要我做什么？」

「你心如明镜。」他握住我的手，塞了一把匕首。

7

冷宫之中，只我和元肃二人。

从没见过人看我，也只有老皇帝会造访作践他。

我的肚子一天天渐大。

无人照拂，吃的用的都是最糙最低等的东西，直到有一天，元肃给我端来一碗奶白色的汤。

「从前在府中听人说，有孕的女子要喝鲫鱼汤。」

那是他第一次主动同我说话，我不知道，为了求来这条鱼，他如何卑躬屈膝地谄媚着他此生最憎恶的男人。

「你这样哄我，图什么？」

「能图什么？」他哂笑道，「你我同是囚鸟，无权无势，还能砸得破这笼子不成？」

「你想要权势吗？」我问他。

他抬眼看我，这两个字太遥远，也太有魅力了。

「皇帝有权势，却得不到你娘。太子有权势，却孤芳自赏。」我问他，「若你有权势，终此一生，也不过在漩涡中与所爱所惜之人离心离散，得不到真心，得不到完满，到底孤独终老，你经得住吗？」

此时的我，一无所有，唯能报还一句：「你要是能经得住，那若有来生，我就拿一切感念你的菩萨心肠。让你成为人上之人，再无人掣肘，无人禁锢。」

我说着不着边际的大话，看着他静默地将一勺鱼汤吹凉。

我生产那日，半边身子已经送进了鬼门关。

「别让我叫出声，会引来人的。」我这样交代他，元肃便只得一边死死掩住我的嘴，一边目不忍视地扭过头去。

孩子胎位不正，我整整挣扎了一个日夜，最后那孩子裹着淋漓的鲜血冒出了头。

我把剪刀交到元肃手上，我一丝气力都没了，他帮我剪断那脐带。

某种意义上，他救了这个孩子，生生世世，他配得上这孩子叫他一声「阿爹」。

8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，终日抱着那浮萍般纤弱无依的孩子，感受着他的体温。

做母亲的心真是妙啊，我甚至一瞬间理解了皇后，她为何愿为儿子的前程双手沾满鲜血。

一旦我沾了这孩子的气息，我听了他嗷嗷的哭声，就再断不了母子之情。

若是为了我的孩子，即便苍泽负我欺我，我也愿不惜一切代价再续这母子情缘。

孩子的身生父亲终究是来找过我，可惜，他看都没看一眼那被裹在破布里的婴儿。

「杀了他，我才能保你的孩子安全。」他问我，「你还记得那把匕首吗？」

彼时的苍泽，早已铲除干净对他皇位有所威胁的兄弟们。

唯独冷宫中的这位，还是叫他惴惴不安。

苍泽听闻老皇帝有意立元肃为王，给他一个名分，也好在自己过身后保住他一条性命。

皇后母子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迫不及待要斩草除根。

「杀了他，我也不得活。」我告诉苍泽。

他微笑地看着我，仿佛有十成地把握，我逃不出他的五指山：「你不得活，总好过你母家无法善终，好过你的孩子同你一起赴黄泉。」

好一个你的孩子，而不是，我们的孩子。

我恨恨地看着他，自始至终，我不过一枚棋：「太子，不愧是太子。我不过是太子掌中的，一条池鱼。」

9

那一刀，我没刺进元肃的心脏，怕坏了他的菩萨心肠。

说实话，我讨厌他，真讨厌他，讨厌他干干净净，他清清白白。

他明明是一个任人把玩的玩物，却非要揣着那副高洁的模样，映衬得我懦弱又肮脏。

不想，苍泽也根本没想让我真杀了元肃。

他带人闯入冷宫，捆了我与元肃去见老皇帝，说元肃与我有染，是染指嫔妃、祸乱宫闱的大罪，理应五马分尸。

而我，却因为此事，妄图杀害元肃灭口。

为了不让我供出他，他以我满口秽语为由毒哑我的嗓，再以我意图伤他为由断了我的手。

至此，我纵是想说，也说不出一个字。

老皇帝看看孩子又看看我，一掌将我掌掴于地。

「贱人。」他骂我。

我瞧见皇后，她的嘴型在说：「别忘了你全家。」

老皇帝并非全然昏庸之人，他看了看苍泽，问道：「那这孽障，当如何处置？」

「孽障，自是不可留。」

然后，当着我的面，苍泽将这还等着他起名的孩子狠狠掷于地上。

那孩子眉间有一枚胎记，和苍泽的红痣遥相呼应。

我眼睁睁看着那小小的身子停下了呼吸，张大嘴，不停地哭喊，却叫不出一个字。

我想杀了苍泽，却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无力。

像是一条鱼，被扔出了池子，痛苦地扑腾，被人冷眼旁观。

10

老东西舍不得元肃，却没有丝毫怜惜我。

在皇后母子的推波助澜下，我被处以极刑。老东西纵然千般不愿，也还是含泪将元肃送出了宫。

山野之间，我血肉模糊地被扔在沙土上，不远处的狗吠声惊着我的心。我知道，不久之后，我这不堪的身子，也会被那些牲畜蚕食干净。

直到，一个人向我走近。

他灰头土脸，风尘仆仆，翻过一座有一座山头，为了找到我。

「帮帮我……」我用嘴型求求他。

他会意地点点头，从怀中抽出匕首，不假思索刺进我的胸膛。

我好恨啊，真的好恨。

恨戚贵妃嫁祸我，老东西轻贱我，皇后利用我，苍泽背弃我。

我甚至恨元肃，恨他圣洁，他柔弱，恨他的万千宠爱，恨他给我弥留之际的一丝温情却为时晚矣。

恨若没有他，苍泽何至于借我之手，老东西何至于将我如此结果。

我还恨我自己，那连名字都来不及起的孩子，我到底护不住他。

这一世，我人生草草，不留笔墨，为人所误，终究以死相报。

可若有来世，若有来世，我的孩子再不会为刀俎下的鱼肉，我要负我之人死，要流淌着我血液的骨肉生。

纵是池鱼，我也要翻云覆雨，搅得这天下，不得安生。

全文完。《池鱼》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